

九三文学创作文库

螃蟹脚

马青



學苑出版社

九三文学创作文库

螃蟹脚

马 青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螃蟹脚 / 马青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7. 4

(九三文学创作文库)

ISBN 978-7-5077-5186-4

I. ①螃… II. ①马…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3361 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徐志琴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 010-67601101 (营销部)、010-67603091 (总编室)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本尺寸: 880×1230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总序

“九三文学创作文库”第一辑图书即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这个最初由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提出的构想，在大家努力下，终于有了成果，可喜可贺。

黑龙江省有一位九三学社基层组织的负责同志，是文学爱好者，多次把他的作品通过电子邮件传给我，有散文，有诗歌，描述他在林场当知青的生活，对当今社会巨大进步的感受，还有他特殊的家世，深深打动了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篇散文，是写囿于深山老林的孤寂的生活，他收养了一条狗，终日为伴，后来他回城了，那条狗天天到路口等他，日夜守护着他留下的物品，终于抑郁而死。生命之间的情感流淌笔端，让我感动不已。当时我想，我们九三学社成员中应该还有不少像他那样的业余文学爱好者，如果能组织起来，相互交流，岂不乐乎？也能以此增强九三学社组织的凝聚力。在我的建议下，2013年9月一批社内作家和业余文学爱好者聚集江西南昌，举办了“家园记忆”主题文学笔会，共商如何活跃与繁荣九三学社文学创作，笔会还邀请了著名作家王安忆和梁晓声做了有关文学创作的讲座。2015年10月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又与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和四川省委共同举办了“一带一路南方丝绸之路云南行文学笔会”，邀请了著名作家方方到会，除座谈交流外，还一起赴南

方丝绸之路的“五尺道”采风。这样的活动，增强了全社范围内的文学氛围，活跃了社员的文学创作，最后促成了“九三文学创作文库”的出版。文库第一辑首先选择9位九三学社作家的作品，体裁多样，包括小说、散文、诗歌、随笔等。这9位作家，或为中国作协成员，或为全国性文学大奖的获得者，有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的经历，具有较为丰富的写作经验和较强的创作实力，旨在为文库开一个好头，今后还将出版更多九三学社文学爱好者的优秀作品。

文学是人类文明殿堂里的瑰宝。好的文学作品能反映社会现实，映照人的灵魂，揭示真善美。经常阅读好的文学作品，能够丰富精神生活，滋润心田，陶冶情操，深化对人生、对生命、对社会的理解，所以我一直倡导我们九三学社的同志多读优秀文学作品。我曾经在社中央全会上以及多个场合，建议大家阅读陈忠实写的《白鹿原》。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要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就去读《红楼梦》，我演绎了一下：要了解中国晚清到民国的社会，要了解中国近代农村，就去读《白鹿原》。近年来我读莫言的《蛙》、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王安忆的《长恨歌》与《启蒙时代》、贾平凹的《古炉》等，读每一期《新华文摘》转载的小说，都让我对人性与对中国社会有更深入的理解。我读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对天体物理有了从来没有过的了解和兴趣。总之，我体会到经常阅读好的文学作品，能开阔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境界，使自己深刻、高贵和优雅，面对纷乱浮躁的社会不至于迷失方向或放弃操守。

九三学社是以科技界为主体的参政党，但历史上也不乏在

人文领域卓有建树的大家，比如红学家俞平伯，语言学家黎锦熙，国学大师刘文典、程千帆、游国恩，还有杨振声、李长之、魏建功、肖涤非、冯沅君、启功等，包括我们九三学社的创始人许德珩先生。此外，像梁希、潘菽、涂长望、茅以升、周培源、吴阶平、王选等许许多多出色的科学家，都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艺术修养，人文精神的滋养与他们的成才以及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记得在“家园记忆”文学笔会上有一位同志提出“九三人要有一颗文学的心”，我深以为然。希望全社更加关注文学，大家读更多的优秀文学著作，也特别希望我们九三学社的文学爱好者能写出更多有思想、有筋骨、有温度、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优秀作品。祝愿“九三文学创作文库”办得越来越好，成长为九三学社家园里枝叶茂盛的美丽奇葩。

韩启德

2016年11月19日

序

作家马青，成长、生活和工作在云南边地，一个叫普洱的地方。

普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有14个世居民族在这里生活，他们之间的和谐共融是普洱的一个亮点，也是马青中篇小说中着力表现之处。在《北回归线之城》和《穆斯林的歌》两篇作品中尤其明显。前者写出了两代汉族与哈尼族男女之间感人的爱情故事，后者采用了粗线条的叙述，通过两个家庭的历史，讲述了入滇回族融入云南社会的漫长历史。两篇小说虽然文字不多，但都有起伏跌宕的情节和感人的精彩场景，读后令人感慨良多。

普洱市的森林覆盖面占全市土地面积的68.6%，因此，山林与生存、人与动物是此地原住民的生活课题，也是马青中篇小说的主题。本集中收录的《吸子》《大林莽、穿山风与象耳朵的记忆》两篇，把读者带入了深邃的原始森林，跟着作者的视觉，读者领略了热带雨林风光和其间特有的野生动物的神奇。据作者自己说，他自小就对普洱的山林情有独钟，成年后多次深入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所以对森林的描述才会那么生动。但马青不仅仅描述景色，他还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写出了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和面临的各种危机。这种危机感，在他的其他

作品中也有体现。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篇作品中，都带有一种对未知事物的神秘感，但这种神秘感并非刻意做作，而是很自然地展示在作家笔下，增加了读者对作品描述内容的向往和想象空间。其手法有独到之处。

小说《中发白》中，作者放弃了他熟悉的边地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而将笔锋转到了市井生活，并选择了读者都不陌生的麻将为载体，成功地反映了我们现代生活中的另一面。而《车马炮》虽然写的是煤矿题材，却同样巧妙地用象棋的故事来展开作者的主题，这是两篇小说的一个共同点，作品中一个连一个的棋牌故事、相关知识和趣闻，为小说带来了很好的可读性。但作者没有局限于去讲好一个故事，在故事末了之后，仍然会给人带来深深的思考。

说到普洱，自然会联想到普洱茶。作为作家的马青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题材，也曾经创作过以普洱茶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灵芽》，本集中选入的中篇《螃蟹脚》则是马青早期写普洱茶的作品，也是第一个把螃蟹脚这种古茶树上特有的寄生植物写进文学作品的作家。在《螃蟹脚》中，马青用茶树与螃蟹脚共生的现象比喻普洱人与茶的不离不弃，也别有一番天地。另一篇《古部落传奇》虽然是文学作品，确是一段边地历史的真实记录、一篇历史小说。在普洱这块边疆热土上，发生的故事太多了，马青一直注意搜集这些方面的素材，不过这一篇则是直接用真实历史故事写作，也表达了作者对家乡普洱的多方位关注。

马青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也是一个成熟的作家。因此，他对即将写进自己作品的事物，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会

认真地考察了解，然后再认真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容，从不猎奇或者漂浮的写作，或者去迎合某个时期的热点，他的作品因此得到了云南文学界的肯定，本集作品中就有《北回归线之城》《中发白》两篇获得过《边疆文学》杂志的优秀作品奖。长期以来他默默无闻地在边疆普洱耕耘着自己的文学天地，并带动了一批热爱文学的年轻朋友一起共同前行，普洱多彩多姿的边地生活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本集展示的就是作家马青心中的普洱，一个五彩的、有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和碰撞的地方，彩云之南更南端的普洱。

范 稳

中国著名作家，云南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2015年12月

目 录

Contents

北回归线之城	1
吸子	51
中发白	99
大林莽、穿山风与象耳朵的记忆	142
螃蟹脚	186
车马炮	227
古部落传奇	276
穆斯林的歌	313

北回归线之城

第一次尝试在地图上寻找我生活过多年的这座小县城的位置时，我大约是八岁的样子。记得当我终于在云南省地图上找到了那个代表这座小县城的双圈的同时，意外地发现还有一条长长的虚线也正好从县城当中穿过，地图上标示说那条虚线叫北回归线。

这发现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意外和太令人兴奋了，我马上奔到院子里，询问那些聚在院中的大人：这条线画在县城的什么地方，怎么我就没看见过？我的问题和激动的样子引来了众人的一阵好笑，正在磨砍柴刀的八老倌边笑边说：“憨娃娃家，画在纸上的东西咋个会真正地画在地上，这块土地上我外八县内七县都走遍了，咋个就见不着地上有这条比阿墨江还长的线？”

当时在院中的大人除了八老倌之外，还有我的父母、安娥的父母和阿凤婶。他们当中八老倌年轻时是以赶马为生的，经常下坝子走夷方（今西双版纳一带边地），到过法国地（越南）英国地（缅甸）做生意，对这一片边地的认识了解，恐怕难有人

超得过他，所以他说的话显然是最权威和最不容置疑的。别的大人因而也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不过八老倌这一回却说错了，后来这一条纸上的线却终于真真实实地画在了县城的地面上。但那已经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当时八老倌、阿凤娣都已经辞世。只有人到中年的我站在县城边那座叫登高架的山梁上新修的北回归线标志塔下面，眼光顺着很鲜明地镶嵌在地上的北回归线向县城看去。那是一个雨过天晴的下午，县城所在的坝子正好是一片碧绿，县城四周的山也同样是一片青绿，那条想象中的北回归线延伸而去，恰好把那座高楼中夹杂着平房的县城一分为二，也把我生活过很多年的那个老式四合院一劈两半。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为自己曾经在头脑中想过很多遍的一个问题找到了也许不是答案的答案。——为什么八老倌、阿凤娣，还有安娥等人总是那么热情如火、勇于行动又爱憎分明；相比较起来我，还有同院的伙伴荣荣就显得不够爽快，说话有时言不由衷，做事也总是前怕狼后怕虎的。说到头，原来他们生活的那半边院子是在热带，而我和荣荣则一直生活在温带的气候屏蔽中，所以便“江南秀丽，雌了男儿”。

哦，回归之城，温柔与火热交织之城。

这座骑踞于北回归线上的小城最早并没有城墙，或者说并没有完整的城墙。后来据说是清代的时候，城外乡下有一个叫田四乱的哈尼人领着他的同胞拉起了杀富济贫的队伍，很快就要打到县城来了，于是县城周围的城墙在短时间内补的补增的增

一下子就修了起来，和内地汉族的古城一样方方正正还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并分别起了些文雅或威武的名字。

可惜那个哈尼人称为田四郎、汉人则叫田四乱的人最终未能成气候前来攻打县城，所以这牢固的城墙就形同虚设，也没派上作用，这样经过了百多年的风雨侵蚀后，才在一个叫“大跃进”的年代里，被人们拆毁后挑进田里做了肥料。

但是，当我用历史的目光试着审视这座历尽沧桑的县城时，却发现这座回归之城实际上一直以来还另有一道无形的城墙：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个县境内虽然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民是哈尼族、彝族，但县城内却始终是汉人在一统天下。过年时，城里的汉人舞龙耍狮唱大戏，乡下的哈尼人则喜欢荡秋千、玩“白辅厄勒”（一种旋转的秋千）。娶媳妇时，城里人依例要坐轿拜天地请客挂礼，乡下的哈尼人则兴哭婚、与迎送亲的队伍打橄榄果架、跳龙纵舞……

平心而论，两种喜庆形式的比较中我更倾向于哈尼族的喜庆方式，觉得那更具有一种贴近自然和放纵天性的浪漫，不像汉族人家那样有着浓重的礼教气息。当然，喜欢归喜欢，到头来我自己的婚礼却依然办得非常俗气，就连当事人的我也很快就忘掉了当日的情形，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在回顾这座小城历史的同时，我还发现这小县城城墙内的汉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对城墙之外的哈尼人明显地有一种蔑视心态。我曾经得到过一本手抄的《论语》，大约是某位前清秀才的手笔，那蝇头小楷的圣人言论抄得极为清秀工整，但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却有人用毛笔歪歪斜斜地在那绵纸上写下这样一行

文字：马店街下二巷张阿五家婆娘是碧约么（嬷）。碧约是本地哈尼族的主要支系。张阿五不知是何许人也不知是在何年月娶了个哈尼族老婆，有人就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信笔把这件事记了下来，以致很多年后我还能从歪斜的笔迹中读出其中的轻蔑讥刺之意。在这里，甚至连有些植物的名称也带有种族歧视的味道。有一种清火的草药，是哈尼族民间单方，捣碎之后外用对医治痔疮、脱肛很有特效。城里的汉人也学会了用并且经常用，但却给这草起了个“倮倮夹股”的名字，——倮倮，是对哈尼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蔑称，所以，当我不经意地把这名称告诉安娥时，她立时愤怒地指了指我，并把那株植物用力地抛到了我的脸上。

我忘记了安娥是“一样一半”，即父亲是汉族而母亲是哈尼族，而且因为父亲是外来人，本地的亲戚便全部是哈尼族，安娥每年都要回乡下山寨中去住一段日子，所以她血统中似乎是哈尼族的成分更多，容不得任何有损哈尼族感情的言论。

但特别具有讽刺味道的事实是：由于同在一方水土之上生活，为了生存发展，汉人也好哈尼人也好，都不得不联起手经商种田，互通有无。开店的汉家为了做生意几乎都能讲点哈尼话；而哈尼人中也有不少人在攻读汉家书，县志上记载过靠考《四书》《五经》求功名的秀才、举人什么的人物中就有好几个是哈尼人。那年日本人打进中国，当地也有汉族、哈尼族的热血青年一同从军，从边地开赴台儿庄等著名战场血洒中原。而且哈尼族特有的文化、习俗等也同样深深地影响了县城中的汉家。今日该县普益公园门口有一副让外地人百思不解的楹联，

其上联是：金乌西坠矣打合依么；下联为：玉兔东升兮夺科腊司。但本地人却一看就懂，其上联中的“打合依么”是哈尼语“走回去了”之意，而下联的“夺科腊司”则是“再等一下”的意思。这一半汉语一半哈尼语的对联足可以看出汉文化和哈尼文化在当地的紧密交融之状。

这样就得谈到本县历史上起过显赫作用的那条马店街了，那是三四十年代随着商旅的发达兴起的一条新街，路面虽不太平坦，却比原先县城的那些古老石板街要宽要长得多，鼎盛时整条街有大小马店和客栈三十多家，并且常常住满了客，每到夜晚家家门口都会点亮本地称为“马灯”的风雨灯或者是那种嘶嘶作响的电石灯，照得整条街一片通明。前面说过县城中汉人有一种看不起哈尼人但又不得不与之合作的矛盾心态，在马店街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过往马帮中哈尼族马锅头小伙计很多，这些人平时风餐露宿奔波不止很是辛苦，到了这歌舞升平的县城自然少不了放松一下，出手也就大方得多。唯利是图的商家虽然背后也嘲笑这些人那种带哈尼味的汉话发音，但当了面仍然“来的都是客”“和气生财”。有的店老板还有意操着不熟练的哈尼话同他们交易，以便增加好感。细细想起来，当日马店街的状况大约和今日搞的“开发区”之类的事物相似，只不过那是顺应经济规律自然形成的东西，用不着政府专门去发文拨款加以号召。

马店街既以马店为名，那就不得不谈一下这条街上马店的格局。一般来说，马店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中间一般也有一个水面上常浮着干草茎甚至干马粪的水井，小伙计们便

是从这个井中提了水出来喂牲口。同样的，院子两边的厢房或者正房楼下一般也是空荡荡的不分格，还安着长长的马槽，好方便马锅头（马帮的首领）们拴马卸驮子。楼上倒是有客房，但也只有马帮老板或者是与马帮随行的商人才住得起，那些小伙计们则都在楼下的大通铺上打开毡子和衣而卧，一边哼唱着有些放荡的山歌小调。和马店正好相反的，是我和安娥等居住的也是一个建筑在北回归线上的小四合院，但这是一个很精致典雅的院子，据说过去是一个很有钱的旧官僚的私宅，院子中也同样有一口围有石栏的水井，当然这水很干净。不过按照回归之城的惯例，这井水只能用来洗衣洗菜，叫作“使水”；而煮饭烧菜的水则要出城到叫蚂蟥塘等处的哈尼人的寨脚去挑来，这种带甜味的泉水称之为“茶水”。这样这城中便有了一种挑水卖的职业，荣荣家就是由一个唤作“金甲”的人按时挑水上门来的，每次五分钱。安娥和我家则由我们俩承担了汲水的任务。因为人小，只好两人合抬一桶，碰到同龄的小孩便追着讥笑我们是“两口子”。我羞得只管低着头走路，安娥则高声反击：“两口子就两口子，你们看着眼黑？”她说这话时小辫子在我前面一甩一甩的模样，久久难忘。

严格地说我们院中的那口水井并不在院子的正当中，实际上一眼就看得出它偏离了本院的中轴线。但若干年后却有人考证，说当年风水先生测定的这个偏离中轴线的井位，恰巧就在北回归线上！而且还有人更进一步考证出，说是喝过这口北回归线井水的人，有很多人生了双胞胎，并且全部都是“龙凤胎”。可惜当这些传闻到处流散并且上了小报时，那口水井早已被填没，

上面也已经建成一座六层高瓷砖贴面的大楼。

不过，“龙凤胎”的传说我并不相信，因为实际上当初家中没有“茶水”的时候，我和安娥就没少喝这井的井水，但我和她却都没生过什么“龙凤胎”。但是，假如要以这口北回归线井为界的话，我们这个院子倒真的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即“一院两制”。八老倌和阿凤婶家那边是私房，我家和荣荣家这边是公房。这种不同的体制直到我稍懂人事后才从大人的交谈中了解到，阿凤婶家过去是开马店的，修通了公路后马店便冷落了，被政府征作他用，同时便把这小院的一半划给了她家作补偿。她家住不完这么多的房子，便又把一部分出租给了安娥家。但大人们谈到八老倌时，却说他是阿凤婶“后来的”丈夫，同时八老倌还有另外一个妻子在哈尼山寨。这种复杂的关系在当时是大大超出了我的理解，所以过了很多年后我才真正搞清了他们之间的故事，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只能是凭借我的推测和想象了。

据我了解八老倌当年也是赶马人，但身份既不是老板也不是小伙计，因为他自己拥有一头骡子三匹马，这样同几个也有马匹的哈尼弟兄合伙组成了马帮。而且据说他当年也是一个又标致又勇武的哈尼小伙子，他身上那支从不离身的德国造滑板十响枪，便是与抢劫马帮的土匪血战之后的战利品。照我的想象，他足穿草鞋，身穿家织土布对襟衣，背一顶哈尼山乡特产的细花桐油箴帽健步走在马帮旁的形象想必是很潇洒的，而那天他也正是这样潇潇洒洒地跟着马帮走进了这温、热两带交汇的小县城。